



▲成都双流首支女子龙舟队在2026年第四届黄龙溪端午龙舟大赛上奋楫争先。

从“60后”到“95后”

## 龙舟队娘子军 划出热爱的浪潮



端午节期间，成都双流黄龙溪古镇的河面上，鼓声一点一点地“砸”进水底，桨叶翻飞，龙舟破浪而出。两岸呐喊如潮，河水水花四溅，一艘艘龙舟在鼓点的催逼下劈开江面，你追我赶。

在这竞渡的船阵中，有一艘格外引人注目。船上清一色是女将，她们手中一排排桨叶入水、拉起、再入水，节奏齐整得像同一颗心脏在跳动。

这是双流首支女子龙舟队，队员来自不同岗位，跨越不同年龄，因为同一份热爱走到了一起。6月19日，她们参加了为期两天的2026年第四届黄龙溪端午龙舟大赛。“干就完了，争取成绩更好。”领队钟金梅告诉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，她们的成绩较去年有了提高。原本有着各自生活轨道的她们，把自己交给了桨与水，在锦江之上划出了一道滚烫的浪花。

### 从舞蹈室到锦江河 “跨界”队伍的水上征途

“我们以前是社区舞蹈队的。”钟金梅笑着说这支队伍的来历。1978年出生的她，是土生土长的黄龙溪人，也是队员口中能扛事的领队。去年母亲节，社区退休干部牵头成立龙舟协会，把这群爱跳舞的姐妹拉上了船。双流区第一支女子龙舟队，就这样在锦江边扎下了根。

这是支跨界队伍，由一名领队、一名教练、一名鼓手和18名划手组成。队员来自各行各业：幼儿园老师、个体商户、创业者、公职人员、全职妈妈……年龄从“60后”延伸至“95后”，最大与最小之间相差了近30岁，而“70后”与“80后”则构成了队伍的中坚。

龙舟之外，她们的生活同样丰富：舞牛儿灯、耍荷花龙、参加社区舞蹈比赛，样样拿得出手。“我们是一个团队，经常在一起参加活动，私下聚会也是常事。”钟金梅说。

从舞裙到战袍，从陆地到水上，跨度大得让人措手不及。“我们都不会游泳。”她笑着说。起初，恐惧是第一道绕不开的坎。水，尤其是大河大江的水，对她们而言既陌生又令人敬畏。但她没有退缩，请来专业教练，反复跑去观摩比赛，从怎么握桨、怎么转腰开始，一招一式地学，一滴一滴汗地练。

队伍成立不过十几天，她们便奔赴达州参加比赛。训练时间满打满算只有8天，身体尚未适应，伤痛却已先

至。由于前期过度训练，她们身体已经十分疲惫，肩部韧带撕裂般疼痛，腰部酸得直不起来。可她们还是咬着牙登上了赛道。

“边划边痛，边痛边划，划完了互相按摩，按完了继续划。”鼓手李丹回忆起那场“硬仗”，语气里没有抱怨，反而透着几分骄傲。最后一场比赛，两名队员因伤无法继续，剩下8人硬是完成了本该10人完成的小龙舟赛。成绩算不上耀眼，可她们笑着说：“第一次嘛，能划完就是赢了。”

### 鼓声如心跳 一条龙舟上的默契与成全

龙舟之美，不在力大，而在齐心。鼓手李丹便是这条船的“心脏”。她从未学过打鼓，却被推上了这个位置。半路出家的她，在一次次的训练中磨出了敏锐的节奏感，成了整支队伍在浪里穿行时的定心丸。

比赛时，起桨是慢鼓，队员们齐声吼出号子；中途依势调整快慢；冲刺时，鼓点骤然加密，口令短促而有力。她们所说的号子，正是黄龙溪千年水运滋养出的回响——府河号子（黄龙溪号子），是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曾流传于府河及川西平原各江河流域，如今仅存于黄龙溪镇。号工领唱，众人应和，一领众和之间，有推挽有搬绕，有平水时的舒展，也有过滩时的急促。

“号子不能复杂，要简洁，要喊得所有人都听得见。”李丹说。号声起，全船回应，在吼声中校准彼此的节奏，快的稍收，慢的急赶，整条船便在这鼓声与号子里极速前进。

年龄跨度大，体能与节奏自然参差不齐。但她们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默契。谁的桨慢了半拍，旁边的桨便会轻轻带一下，谁的力跟不上了，前后的人便默默替她分担节奏。训练时先在岸上拉伸，再上船慢滑，从不急于发力，她们深刻领悟到，龙舟比的不是谁力气大，而是谁更能融进同一条船的律动。每一次下水，都是一次磨合；每一次挥桨，都在增进彼此的默契。

### 桨声起落间 她们的抵达，比终点更远

技巧可以靠时间打磨，真正让这

支队伍发光的，是她们骨子里的那股劲儿。

50多岁的划手张贵芳，日常要照顾两位90多岁卧病在床的老人。今年备战某次重大比赛期间，老人同时住院，家庭与团队的双重重担压在她肩头。但丈夫十分鼓励她，主动扛起了照护责任，姐姐也赶来帮忙，她最终站上了赛场。“既然是个团队，我就要去，这才是竞技精神。”张贵芳说。

这样的故事在队里并非孤例。她们中的大多数人，白天是职工、是母亲、是女儿、是妻子，傍晚脱下工装便赶往训练场，把热爱都交给了桨与水。

论成绩，这支成立仅一年的队伍在强手如林的赛场上并不算亮眼，但并不妨碍她们划得尽兴、划得痛快。生活的琐碎与忙碌从未浇灭她们心里那团火，反倒让每一次挥桨都格外珍贵。

“去年我们的目标是划完全程，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划赢几支男队。”最终她们也做到了。钟金梅说，今年训练时，许多人都觉得划起来比去年轻松了许多，身体记住了力道，默契替她们省了力气。面对实力强劲的男队，她们从不害怕。“他们说要让我们，我们不干，该咋比就咋比，干就完了。”

对她们而言，龙舟带来的远不止名次。钟金梅觉得，划龙舟之后整个人像年轻了10岁，精力更充沛。李丹则对龙舟又爱又恨。爱的是看见水就心痒，恨的是力竭时鼓声不停，还得咬牙坚持。可正是这种坚持，让她们的心里越来越亮堂。

锦江水长，鼓声不歇。黄龙溪划龙舟的传统自明清便已绵延，每年端午的龙船大会曾是古镇最盛大的仪式，后来因故中断，直到近几年才重回大众视野，今年已是第四届。传统恢复后，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两岸呐喊声与鼓声交织。龙舟竞渡之外，还有非遗市集、民俗体验、龙船巡游，端午节被装点得丰盈饱满。

当她们齐声吼出号子，桨叶劈开水面的那一刻，划动的不仅是一艘龙舟，更是对生活最热烈的回应，也是黄龙溪这座千年古镇向水而生的文化心跳。在她们身上，既有热爱的力量，也承载着生命的韧性，从不因年龄而减损分毫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赵奕 受访者供图

## 藏在成都600米老街里的故事： 一代“粽师” 带火整条街40年

一年一度的端午节，平日静谧的成都粽子一条街又热闹了起来。竹筐错落陈列着各色粽味，咸甜风味在街巷里交织弥漫开来。这样的盛况，在这条老街持续了40年。

### 从荒坡到街巷 马鞍街巷集群正式成型

据袁庭栋《成都街巷志》记载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马鞍东路片区还是一片荒芜。因地势高低起伏，轮廓形似马鞍，所以人们叫它马鞍山。

1958年，马鞍山的生产大队被命名为属于圣灯公社的马鞍大队。后来，四川省建设厅征用金牛区圣灯公社马鞍大队该处土地修建宿舍，形成三条街道，没有取名。

《四川省成都市地名名录》写明，这三条街巷的正式定名是1981年地名普查的时候，以当地曾经有过的马鞍山的这个名字，把三条街道按照方位分别命名为马鞍东路、马鞍西路和马鞍北路。

这以后，这一片地区的房屋愈来愈多，新的街道不断增加，到了1989年，又将相邻的新街道命名为马鞍南路、马鞍南街、马鞍北街。

至此，以马鞍为名的街巷集群正式成型，马鞍东路自此拥有了专属的城市坐标，为“粽子一条街”的诞生埋下伏笔。

### 四位“婆婆” 催生成都粽子一条街

从无名居民区到闻名全城的粽子一条街，马鞍东路的蜕变，始于4位平凡婆婆。

20世纪80至90年代，马鞍东路片区成型不久，街坊邻里多为普通工薪家庭。为贴补家用，居住在大院的“李婆婆”“马婆婆”“梅婆婆”“任婆婆”率先摆摊，将自家手工包的粽子摆在院门口售卖。

其中，“马婆婆”是整条粽子街代表性人物。“马婆婆”出生于1926年，原名周启玉，街坊因她丈夫姓马，常年称其为“马婆婆”。她于1980年正式退休。

1992年“马婆婆”三名子女、三名孙辈求学开支压力极大，为贴补家用，“马婆婆”眼见街坊粽摊生意向好，便邀约街坊结伴创业，入局手工粽售卖。

彼时“马婆婆”和邻居仅居家包粽自用，对外经营全无经验，初次备货仅购入25斤糯米，徒手剔除米中碎糠石子，逐片刷洗粽叶，首批仅售卖白粽、红豆粽两款基础品类，定价白粽3元一斤、红豆粽4元一斤，首日便售卖一空，切实缓解了全家生活求学难题，此后便固定经营粽子生意。

创业多年，“马婆婆”心怀善念，帮扶邻里人行授艺、无偿传授包粽手艺、自费给困难商户购置原料，让他们增收就业。

渐渐地，马鞍东路的粽子口碑传开，慕名前来购买、学艺的市民络绎不绝，原本零散的小摊慢慢聚拢成型，从最初的4家摊位，逐步发展至近30家店铺，完整的粽子产业链悄然孕育。从粽叶收购、礼盒包装、专业包粽匠人，到临街门市租赁，配套业态日趋完善，成都独有的粽子一条街就此诞生。

据了解，历时40余年，马鞍东路已培育出上百家“婆婆粽子”手工店铺，有30余种经典与创新口味，形成独一无二的民俗产业集群。



马鞍东路上的“马婆婆”手工鲜肉粽店。

图据金牛区地方志编纂中心